

第二辑

名家侧影

何镇邦 李广鼎编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名家侧影 第2辑/何镇邦 李广庸编. — 济南: 山东文艺出版社, 1999.9

ISBN 7-5329-1739-8

I. 名… II. ①何… ②李…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37228 号

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山东省莱芜市印刷厂印刷

*

850 × 1168 毫米 32 开本 7 875 印张 2 插图 161 千字

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5000

定价: 11.00 元

目 录

〔陆文夫〕

有限	陆文夫 (3)
文夫与茶	李国文 (5)
烟、酒、杂志与陆文夫	朱 红 (10)
陆文夫二三事	范小青 (21)
文夫的平常心与平常事	何镇邦 (26)

〔刘心武〕

忠告自己	刘心武 (39)
开辟自己的天地	张凤珠 (42)

自得其乐地消费生命	丹 晨 (50)
西瓜·藻井	何西来 (59)
片断：刘心武素描	邱华栋 (69)

〔邵燕祥〕

诗词一束	邵燕祥 (79)
致燕祥	吕 剑 (81)
琐记燕祥	黄伟经 (85)
又见邵燕祥先生	韩石山 (91)
燕祥的诗心和文心	何西来 (99)
鸿鹄安知燕雀之志	雷 霆 (108)
布衣燕祥	何镇邦 (115)

〔贾平凹〕

九八年五月三日的笔记	贾平凹 (123)
多色贾平凹	白 烨 (125)
民间传说中的贾平凹	毕四海 (133)
平凹的一九九七	孙见喜 (143)
你好，平凹老师	冯 俐 (165)
我与平凹的交往	何镇邦 (171)

〔刘震云〕

我对世界所知甚少	刘震云 (179)
闲话震云	李国文 (181)
一朵乌云	迟子建 (185)

刘震云在单位里	沙 丘 (188)
杂说震云	何镇邦 (196)

〔宗 璞〕

七十感怀	宗 璞 (207)
兰气息、玉精神	王 蒙 (209)
意外的宗璞	林斤澜 (212)
阿姨，还是大姐？	刘心武 (217)
那正是大家风范	冯敬兰 (226)
多保重，宗璞大姐	何镇邦 (242)

后记	何镇邦 (246)
----------	-----------



陈文贵

《名家侧影》第一辑出版后，受到广大读者的关注和赞许，来自读者的多种鼓励使我们有信心把它编下去，并且把它编好。

首先同大家见面的是关于陆文夫的一组文字。陆文夫是广大读者所熟悉、所喜爱的作家。他的作品不是满汉全席中的大菜，而是植根于吴文化的精致的苏州风味菜，它历久弥新，魅力永存。陆文夫的为人正如其文，既具有平常心、平常情，又具有高雅的生活情趣和审美追求。我们请来在北京和苏州的了解陆文夫的几位朋友，一起聊聊陆文夫，从他的烟、茶、酒聊到他的家庭，从他的美食聊到他的作品，想来，这对加深了解陆文夫及其作品是有所帮助的。

我们是否能如愿以偿，这就看读者们读后的感觉了。

有 限

·陆文夫

宇宙是无限的，宇宙中的每一种事物却都是有限的，人更是有限的。人的生命有限，死期即谓之曰大限；人的智慧有限，预言都是不大准确的；人的精力有限，永不疲倦是形容的；人的成就有限，一切归功于谁是瞎恭维；人的学识有限，毕其一生之力也只能对某些方面懂那么一点。所谓的博学也只是比某些人多懂了一些，即便是学富五车，那五车也装不了多少东西，抵不上一只五百兆的存储器。

如上所述，自我感觉太好有伤身体，因为那有限和无限之间要不停地撞击。撞

击要发出声音，那声音听起来像是牢骚，像是斥责，像是叹息；撞击要发出火花，水火无情，弄得不好要殃及池鱼的！

文夫与茶

·李国文

烟，酒，茶，人生三趣，文夫全有了。

那一年，到宜兴，时值新茶上市，我们便到茶场去品茗。

时正仲春，茶事已进入盛期，车载着我们，穿过散布在坡间谷地的茶园，只见一片郁郁葱葱，不免有些遗憾，想喝上好的新茶，应该说是来晚了一点。

虽然茶场例行的规矩，要沏出新茶招待，但因为当地友人关照过的缘故，对我们破了例，那一盏凝碧，说是该场上最上品的茶，饮来果然不错。

于是想起唐代卢同的诗：“天子欲饮阳羡茶，百花不敢先开花。”看来，言之有理。古阳羡，即今宜兴。此地的茶，自古以来享有盛名。在座的其他同行，喝了，也就喝了，说猪八戒吃人参果，全不知滋味，未免糟蹋诸公，但值不值得花费如许价钱，来买这种据称是上品的茶，却不大有把握。值否？不值？几个人都把眼睛瞅着文夫，看他如何说？如何办？

因为，他家住苏州，近一点的，有太湖的碧螺春，远一点的，有西湖的龙井，应该说，不会舍近求远，但他呷了几口阳羡茶以后，当时就放下钱，要了三斤新茶。或者还可能多一些，事隔多年，我记不得了，要不然不会留下这个印象。反正，他买了很多，令人侧目。因为茶叶不耐储存，当年是宝，隔年为草。文夫认定可以，于是，别人也就或多或少地买了起来。

从那次阳羡沽茶，我晓得他与我同道，好茶。

然后，转到一家紫砂厂买茶壶，这是到宜兴的人不可缺少的一项节目。但壶之高下，有天壤之别，好者，爱不释手，但价码烫手；孬者，粗俗不堪，白给也不要。挑来挑去，各人也就选了一两件差强人意，在造型上说得过去的小手壶，留作纪念。文夫却拎了一具粗拙可爱，古朴敦实的大紫砂壶，就是村旁地头，豆棚瓜架常见的农家用物，而怡然自得。

有人喝茶，十分注重茶外的情调，所谓功夫在诗外是也。我属于现实主义者，容易直奔主题，只是看重茶的色香味，兼及水，兼及器皿，其它繁文缛节，雅则雅矣，但我本

不雅，何必装雅，所以，就一概略去。因此，日本人来表演茶道，我敬佩，从不热衷。

看文夫这只茶壶，我也很欣欣然，至少在饮茶的方式上，我晓得他与我观念趋同。

那年在宜兴，我记得，他抽烟，吃酒，饮茶，都来得的。近两年，他到北京，我发现，他烟压根儿不抽了，酒吃得很少了，只有饮茶如故。

我问他：如何？

他答曰：不行！

一个人，该有的，都曾经有过，当然，是幸福。或者，有过，后来又放弃了，那也没有什么；或者，压根儿就付之阙如，又怎么样呢，那也未必不是幸福。不仅仅是烟酒茶，一切一切的物质，和一切一切能起到物质作用的精神，都可以算在内。有或没有，得或不得，想开了，求一个自然，然后得大自在，最好。

无妨说，自然而然而自在，这就是我认识的陆义夫。

他原来，烟曾经抽得凶，甚至电脑照打，酒曾经吃得凶，而且醉态可掬。不过，现在，烟和酒，从他个人的生活场景中，渐渐淡出。守自己的方针，写自己的东西，一台电脑一杯茶，听门前流水，看窗外浮云，诚如王蒙所言，写是一种快乐，不写也是一种快乐，自在而自由，何乐不为？

到了我们这样年纪的一群人，只剩下茶，是最后一个知己。

好多人终于把烟戒了，把酒戒了，从来没听说谁戒茶的。看来，能够全程陪同到底的乐趣，数来数去，惟有茶。

茶之能成最后的朋友，是由于它不近不远，不浓不淡，不即不离，不亲不疏。如果人之于人，也是这样的话，那友情，说不定倒更长久些。君子之交淡若水，所以说，茶者，君子也。

文夫，就总保持着这种淡淡的君子风度。

试想一茶，你对它无动于衷的时候，如此；你对它情有独钟的时候，仍如此。色，淡淡的，香，浅浅的，味，涩涩的，不特别亲热，也不格外疏远，感情从不会太过强烈，但余韵却可能延续很长很长。如果，懂得了茶的性格，也就了解了文夫一半。

我这样看的。

记得有一年到苏州，文夫照例陪我去看那些他认为值得我看的方。

我这个人是属于那种点到为止的游客，没有什么太振作的趣味，实在使东道主很败兴的。但我却愿意在走累了的时候，找一个喝茶的地方，坐下来，这才是极惬意的赏心乐事。与其被导游领着，像一群傻羊鱼贯而入，像一群呆鸟静听讲解，像一群托儿所娃娃得到大满足后雀跃而去，这样游法，任凭是瑶琳仙境，也索然无味。我记不得那是苏州的一处什么名胜，他见我懒得拾级而上，便倡议在山脚下找个地方喝茶。

找来找去，只有很普通的一个茶摊，坐在摇晃的板凳上，端着大碗，喝着粗茶，也算是小憩一番。但这绝不是喝茶的环境，这边是大排档的锅碗瓢盆，小商贩的放肆叫卖，那边是过往行人的拥挤堵塞，手扶拖拉机的招摇过市，往山

上走的善男信女，无不香烛纸马，一脸虔诚，下山来的时髦青年，悉皆勾肩搭背，燕燕莺莺。说实在的，这一切均令我头大，但我很佩服文夫那份平常心，坦然、泰然、怡然地面对这一派市声与尘嚣。

在茶水升腾起来的氤氲里，我发现他似乎更关注天空里那白云苍狗的变幻，这种通脱于物外的悟解，更多可以在他的作品中看到。此刻，夕阳西下，晚风徐来，捧着手中的茶，茶虽粗，却有野香。顿时间，我也把眼前纷扰、混乱、喧嚣、嘈杂的一切，置之脑后，在归林的鸦噪声中，竟生出“天凉好个秋”的快感。

茶这个东西，使人清心，沉静，安详，通悟。如果细细品味这八个字，似乎可以把握一点文夫的性格。

所以，我以为，饮茶时的文夫，更像江南秀士一些。

烟、酒、杂志与陆文夫

朱 红·

要我来写陆文夫可是个难题，因为他是我的“顶头上司”。文坛前辈章品镇写有《陆文夫进出文坛记》，不仅人事翔实，而且妙笔生花。欲知陆文夫三落三起事，读这一篇就够了。章老曾是他的“顶头上司”，法眼俯看，纤毫了然。而我要仰视，不仅脖子酸，而且这个角度难摄全景。再说他在文学上的成就，专家之论著备矣，从“糖醋现实主义”到“多主题的统一”，应有尽有，轮不到我来充内行。思之再三，西瓜不可得，不妨捡芝麻。芝麻虽小，好歹也是“第一手资料”。

吸 烟 和 戒 烟

五十年代初，我在苏初中读书。一天有幸参加了《新苏州报》编辑部召开的通讯员会议，会上有位“文化生活”版的年轻编辑，谈了来稿中的问题和编辑部的要求，他就是二十三岁的陆文夫。他捧了一只大而旧的搪瓷杯喝茶，说话时指间夹着烟卷，吸烟的姿态一望而知是老资格。后来知道，早在苏高中念书时他就吸上了。那时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课外书籍，以求找到光明之路，不免吸烟助思。思考的结果，他投奔了苏北解放区，可见烟跟革命也不无关系。

“文革”中再去苏北，情况不同了，属于放逐性质。他的笔变成了农锄。荒诞年代，前途茫茫，心灰意懒。除了借酒浇愁，烟又成了他寂寞中的朋友。

斗转星移到了八〇年，听说他已从黄海之滨归来，就住在善家巷，我便去拜访。当时他那十四平方米的卧室，是工作室也是会客室。陈设简单朴素，但是放在写字台右边抽屉里整条整条的好烟给我留下了印象。即此可见他烟瘾之大，必须“广积粮”以备不时之需。自后每次到他那里，我总能吸到好烟。

但是碰到他在动笔，或者夹着烟卷凝思于袅袅青烟之中，这就有点尴尬了。此时他俨若上帝，赋予唐巧娣、马而立以音容笑貌，决定着美食家和万元户的命运动，不速之客的闯入分明打断了他的思路。可他总以东方人的忍耐等客人离去后再继续工作，这时他脑中的朱自洽不知逃到哪里去了，

于是又点一支烟，再去抓回来……

经验告诉我，只有在他作品脱稿时去才恰到好处。这时他仿佛大病初愈，惬意地靠在藤椅上，大有闲聊的兴趣，客来欢迎之至。看他左手插在裤袋里，右手夹着烟卷，听他妙语如珠，谈笑风生，再望望满烟缸的烟蒂就会猜想，他那一篇篇获全国奖的小说莫非都是香烟变的？

——照这么说，抽烟大有好处啰？不然，害处来了！他因伏案过劳，吸烟过多，引发了咳嗽头晕。于是大家纷纷归罪于尼古丁，认为必须戒烟，他夫人老管也极赞成。我不知道他戒烟了，那天上门又正逢他在写作，我不无歉意地接不过他递来的烟卷，又惊奇于他的烟缸干干净净，这可少见。

“医生说，不能再抽了。”他解释，虽然他有病也不爱上医院。

我也戒过烟，没有成功。一是见不得别人抽，二是写作时没烟简直坐立不安。只见他倒还好，只是双手分插在裤袋里，默默看我吞云吐雾，像在经受诱惑的考验。

后来听说他病了，到我去探望时已经痊愈，又在伏案笔耕，而且指间夹着半截烟卷！见我来，他照例以烟饗客。

我问什么病？他说没找医生看。

“哦，”我断定是戒烟戒出来的毛病，“据日本医学家说，烟瘾大的人对于大量尼古丁已经适应，突然戒掉会失去平衡……”

“这叫‘尼古丁饥饿’。”他早知道了，“所以戒烟要逐步减少。”

接着他又点了支烟。这可不是“逐步减少”的迹象。我